



碎月影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碎月影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月影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12 - 8

I. ①碎…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526 号

点 校: 袁 元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3 字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回	邂逅留情卖花声曼曼 相逢恨晚倩女意绵绵	1
第 二 回	一寸相思梦魂空颠倒 三生绮孽蓦地惹纠缠	7
第 三 回	女也恋新旧欢怀暗妒 花能解语往事诉从头	14
第 四 回	酒绿灯红销魂同艳舞 兴酣情醉弯臂百媚生	22
第 五 回	促膝谈心良宵情切切 街头挥拳流血泪盈盈	29
第 六 回	病榻依依情深难割舍 芳心可可底事费疑猜	37
第 七 回	眷美于花乐门欣跳舞 客来不速背地伴知音	45
第 八 回	人儿比月清圆祈永抱 倩影当前缱绻两难忘	53
第 九 回	活泼天真无形医醋女 风流浪漫巧计引游蜂	61
第 十 回	惆怅前尘不堪重回首 曾经沧海感激至无言	69
第十一回	穷且益坚彷徨悲局促 誓无二心生死愿同衾	76

第十二回	两小无猜嗔哥暗弹泪 偶然被邀跑狗得独赢	83
第十三回	泼醋拈酸冰场逢情敌 撩云拨雨浴室叙旧欢	90
第十四回	浅酌低斟旨酒分七色 深情蜜意良缘结三生	97
第十五回	重睹兰闺恍如身入梦 藏将金屋蓄意复前观	104
第十六回	刻骨铭心娘儿齐感德 嘘寒问暖疼妹药亲尝	111
第十七回	为郎憔悴效颦羞说病 恐尔怀疑托故暂离身	119
第十八回	劫后花娇罡风侵未已 夜凉歌罢烈焰烛长空	127
第十九回	满目凄凉火中悲风木 只身漂泊海上泣孤雏	136
第二十回	破产倾家屋漏更遭雨 露肘捉襟移东不补西	143
第二十一回	怀德赠金劝君仍入学 受嘲呕血代子愤填胸	150
第二十二回	醉后放浪狂歌成痛哭 眼前轻薄暴雨虐虫沙	158
第二十三回	日暮途穷哪堪销魂客 夜长梦多愁煞断肠花	165
第二十四回	矢志靡他黄花心可剖 言归于好碎月影难圆	173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183

第一回

邂逅留情卖花声曼曼 相逢恨晚倩女意绵绵

冷清清的一条霞飞路，本来是个幽雅富有诗情画意的住宅区。现在学校林立，竟变成一条热闹的文化街了。早晨和傍晚时候，就可以瞧见三五成群的学生在马路上行走。其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小学生，广大学府都缩小得像一个鸟笼。这些都是谁来造成的呢？想诸位早已明白，也毋庸作者再来赘述。以下描写一个年轻学生和一个卖花女的恋爱，以极简单的笔墨来叙述极曲折离奇的情节。故事的开始，就在这一条文化街上。

初春的早晨，天气依然是很寒冷，晓风吹在脸颊上，觉得是怪刺人。街上静悄悄，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几只小鸟儿，在光秃秃的枯枝上吱喳地飞鸣。太阳已从地平线上渐渐地升起，天空由淡蓝变成深蓝，还点缀着朝阳反映下的几片彩霞。这时有个少年，身穿西服，外披大衣，白净的脸蛋儿上配着一根挺直的鼻梁和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珠，一望而知是个富于情感且带有侠气的少年。他腋下夹着厚厚的精装书本，两手插在大衣袋内，匆匆地正从吕班路转向霞飞路来。他似乎也感到时候还太早，路上实在很寂寞，校中也许一个同学还没有。好在吕班路是长得很，这样踱着过去，迨走到校里，时候也就差不多。于是他把手腕伸出一瞧，果然表上已经七点半钟，说早也不早，实在原因是这儿一段马路车子太少，所以更显得冷清。

这个少年是某大学的学生，今年春季才进到这个学校。其实他到这十里洋场的上海，也还只第一遭。原来他本是南京人，姓陶名拜云，字水香。这次和母亲同来上海，继续他的志愿，转考大学求学。这时校中开学已有一星期多，拜云是个好学的青年，所以天天是起得很早。今天他自己也感到太早，未免有些寂寞，因此他把脚步故意放得有劲，听着咯咯整齐含有节拍的步伐，似乎也觉得带有些音乐的成分。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在晨风中送过来一阵卖花声。这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是更觉得清脆动听。拜云连忙抬头向前望去，只见一个卖花的姑娘正从霞飞路转过来，见了拜云，便急急奔到拜云的面前。拜云见她奔来的势子是很猛的，心里倒是一怔，慌忙停住了步。但是那卖花姑娘既到了面前，却又把头低垂下来，这叫拜云实在弄得莫名其妙，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识，你这一下子究竟算什么意思？幸亏这时街上行人不多，要是给人见了，我倒要担着一个调戏少女的罪名呢。正要问她做什么，那姑娘却又慢慢抬起头来，和拜云恰巧打了一个照面。拜云这时才瞧清楚她的容貌，暗道：倒是个好模样。不觉向她又细细打量起来，瞧她年纪只不过十六七岁，雪白的一个鹅蛋脸儿，两只滴溜乌圆的眸珠，显出聪明的样子来。因为她被拜云一阵子呆瞧，所以娇靥是更加红晕。

她眼珠一转，终于先开口道：“先生，请你买些儿好吗？”

拜云方才明白她所以突然奔在面前的缘由，心里倒不觉又好笑起来，说道：“我不是娘儿姐儿们，要了它干什么用？”

她微笑道：“这花是很香的，先生，你买几朵玩玩也好。先生花不了多少钱，咱就可以回家替妈烧饭，养活咱娘儿俩了。”

拜云想，这姑娘倒是挺会说话，因笑道：“那么你这鲜花要卖多少一朵？”

她一面把左臂上挽着的篮子向上一提，一面道：“贵不了多少，十个铜子一朵，一毛钱三朵。先生，你瞧这花多鲜美。”

她把一束花拿起，眼珠向他一瞟。拜云接过了瞧了一瞧，又向她望了一眼，将那束鲜花仍旧放在她的篮内。她瞪起了眼，跳脚道：“先生，您不要吗？”

拜云笑道：“姑娘，你别着急。”说时，便伸手向袋内摸出一张角票，交给她手里道，“你妈既等着你去做饭，那你拿去吧。”

拜云说着，回头便走。她把角票接在手里，眼睛向他背影望着出了一会子神，忽然又追上来喊道：“先生，你快回来，花忘拿呢。”

拜云回过身子，她已奔到前面，因道：“这花我送给你吧。”

她摇头道：“这不能，先生，花你拿去。我自己卖花的，怎么反要你送花呢？”

拜云道：“姑娘，你别误会，我此刻上学校里去，拿了鲜花还像什么？”

她将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微咬着嘴唇，眸珠向他凝视了一会儿，忽然把她手中那张角票送了过来道：“先生，那你就不该买花。我不要，请你拿回去。”

拜云倒想不到一个卖花姑娘竟有这样人格，一时不禁对她愣住了。她见他这个模样，便扑哧笑起来道：“要不你把花拿去。”说时，在篮内又捡起三朵花。

拜云见她这样天真，心里微微一动，这就盯住她目不转睛，直把她瞧得不好意思起来，两颊上泛起了红晕，哧的一声道：“先生，你怎么啦？”

拜云这才觉得了，因伸手接过一朵鲜花道：“那么我就拿一朵怎样？”

她点了点头道：“也可以，我找还你二十个铜子。”

拜云摇手道：“不用找了，这些算我送……”说到这里，觉得不好意思，因转口道，“你给我留着吧。”话还不曾说完，身子已向前走了。

他还恐怕她再追上来，所以连连加快，几个步子早已转入了霞

飞路。那时太阳已悬挂在高空，路上男男女女的学生都已急匆匆地向学校里去。拜云一瞧手表，原来已经八点二十分，因不愿再走，跳上一辆电车，去坐在靠窗的旁边，拿起这朵鲜花，向鼻管里嗅了一下，脑海里便浮现出那卖花女郎的面容，不觉自语道：“这孩子可爱。”

他才说出口，却见旁边一个女学生睁着杏眼，向自己瞪了一眼。拜云方知她是误会了，一时两颊通红，真有些坐立不安，遂索性闭了眼，装作个不知道。大约有了三分钟时候，忽听耳边又有娇滴滴的女子声音叫道：“密司脱陶，怎么你昨儿晚上不曾睡吗？”

拜云连忙睁开眼睛，回头望去，原来自己身旁坐着的早已换了一个女学生。只见她身穿湖色哗叽旗袍，外罩枣红呢大衣，云发卷曲，柳眉杏眼，正是自己校中的皇后韩倩倩女士。不觉“咦”了一声道：“巧得很，密司韩什么时候上车？”

倩倩嫣然一笑道：“就在才儿一站。你怎么车上打盹？倒是安闲得很。”

拜云微红了脸笑道：“你不要取笑，我哪里打盹？”

倩倩瞥眼见他手中拿着一朵鲜花，便又暗暗笑起来道：“密司脱陶，这一朵鲜美的花儿，打算送爱人去吗？”

拜云连摇两下手道：“哪里哪里，刚才有个卖花的，一定要我买。我因瞧她可怜，所以买她一朵，其实我一些儿都没有用。”

倩倩抿口笑道：“我不信，要是你真的话，那么你把这朵花儿送给我。要是不肯，就显见你说谎。”

拜云道：“这也容易，你如喜欢的话，你只管拿去。”

说着，便把花朵放到她的手里。倩倩老实不客气地接在手里，望着他笑道：“你不要嘴里说得好，心里可恨我不识趣了。”

拜云道：“这就难了。要不要只‘爱克司’光灯来给我照一照？”倩倩忍不住哧哧笑起来。

正在这时，卖票的大叫拉都路，这才将两人惊醒过来，急急跳

下电车，两人并肩地向学校里走去。

刚跨进校门，就见同级里的潘季玉和鲍寒村匆匆地出来，一见两人，心头都觉有些酸溜溜，笑道：“我们皇后几时有了这个随从？”

拜云听了，羞得两颊通红。因为自己是个新生，且又在客地，不便和人翻脸，遂匆匆自管到教室去。倩倩笑嗔两人道：“你们尽管胡嚼，回头不告诉王老师捶你。”

季玉一伸舌头笑道：“谢谢你，你要打就请你自己打两下，告诉是不能够的。”

正说时，上课钟已敲，三人因大家进课堂去，只见拜云坐在案桌边，两手托着下颚，正在瞧书。倩倩从他旁边走边，对他盈盈一笑，拜云觉得刚才太被人侮辱了，心里真有些气愤，所以低下头，只当不瞧见。一会儿理化教授王老师来了，大家摊开书本，静听王教授的讲解。一会儿王教授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拜云的案桌上忽然多了两个纸团，因忙先把一个展开来瞧道：

谢谢你的鲜花。刚才他们的胡说，请你不要生气。

今天午后二时，我在国泰戏院候你，请你切勿爽约。

倩倩

拜云瞧了这个条子，心中又觉好笑，暗想：我才到这里还不上两个星期，多承皇后垂青我，这也真难得了。男女交际，倒有女的先自动相约，这尤其是罕有的事。若不答应她，倒有些不好意思。不但是这样，自己也未免不识抬举。看起来皇后做事，究竟有些专制，她不需征人的同意，就叫人不要失约。

拜云一面想，一面把另一个纸团打开来瞧。这一瞧正是应着了不瞧犹可的一句话，直把拜云气得目瞪口呆。你道上面写的什么？原来却并不是个字条，里面画着一只天鹅，翱翔天空，下首画首一只青蛙，高抬了头望，意思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拜云几乎气得发

晕，这是哪个恶作剧，竟这样挖苦我？想来一定是潘季玉和鲍寒村这两个家伙了。我今天一定不能答应她，将来若被他们凭空造谣，我们的名誉在无形中不是要受损失吗？拜云本来心里很高兴，现在这样一想，好像兜头泼了盆冷水，热度立刻降到零度以下，因此他便决心拒绝她了。

一个一个钟点过去，好容易到了午饭时分。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学校多而校舍少，这固然也是一个原因，大半也是为避免危险，所以只上了半天课，下午教室是要让给别个学校来上课。一等下课钟敲了，大家早已合上书本，夹在腋下鱼贯而出。拜云为了要给倩倩一个答复，所以他是特别走得慢，等人家都走完了，方始站起身来。那时倩倩早已姗姗走来。拜云叫道：“密司韩，这事真万分地对不起，下午齐巧另有别的事，你约我瞧电影，能不能够改期在明天？”

倩倩听了一怔，忽又眸珠一转笑道：“也好，这时我们一同走了。”

拜云因让倩倩先走，两人出了校门，向人行道上一路踱过去，默默地谁也不开口。倩倩忽然向拜云衣袖一拉道：“密司脱陶，我不回家吃饭了，大家到里面去吃些怎样？”

拜云抬头一瞧，原来已到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因点头道：“那么你请先进。”

两人遂到里面，刚才坐下，忽见潘季玉和鲍寒村两人笑着进来，大家一见，只得招呼同坐一桌。倩倩心中好不恼恨，想这两人真太不识趣。拜云道：“两位来得很好，我们大家谈谈。虽然我们只有八九天的友谊，但我觉得两位是很可以亲近。”

季玉笑道：“不错，我们应该联络感情，增进友爱。”

倩倩道：“不用说了，我们叫四客大餐吧。”

寒村道：“就这样好了，我的肚子咕咕吵得厉害。”大家都笑了。等到四人吃毕大餐，时已一点左右，拜云抢着会了钞，季玉、寒村道了一声叨扰，四人在咖啡馆的门前方始各各握手分别。

第二回

一寸相思梦魂空颠倒 三生绮孽蓦地惹纠缠

拜云跳上电车，到吕班路顾家宅花园下车，约走了十余步，就见一矮矮围墙，中间两扇铁门，旁边挂着一块铜牌，上书“江寓”两字。拜云按了电铃，门役前来开门，见了拜云，便叫道：“表少爷回来了。”拜云一面点头，一面向甬道走进里面去。

原来江寓是他舅爹的家里，拜云爸爸陶堪不幸早亡，亏遗有家产十余万，母子两人始可平安度日。这次时局变动，他的舅爹江紫若在中华银公司得知消息很早，所以急拍电到南京，给他妹子陶老太，叫他们迅速来沪，因此才免惊吓。拜云母子到了上海，紫若遂安顿他们住下。好在江公馆是三楼三底的小洋房，空屋原多着，当然不用再向外面去另找房子了。

拜云走完甬道，转入一个小院子。忽然迎面奔来一个女孩子，险些和拜云撞个满怀，因连忙将她抱住，只见那女孩抬起头来，咯咯地笑道：“啊呀，云哥，险些被你吓掉小魂灵呢！”

原来这女孩便是江紫若的千金，名叫寄萍。江老夫妇都年已半百，膝下只有寄萍一个，真好像是掌上明珠，万分爱惜。寄萍今年十五岁，生得娇小玲珑，天真活泼，处处脱不了稚气可爱，现在中学里读书。江老太和陶老太姑嫂两人，原本各人有心，只因年龄相差稍远一些，拜云今年已是二十二岁，所以大家也迟迟地并未谈及。

当时拜云听她反来埋怨自己，因也笑道：“妹妹，你自己奔得太

快，怎么反怪我呀？我倒真给你吓一跳，但是你有没有给我累痛吗？”

寄萍笑道：“这样说是我自己不好，我倒不曾累痛什么，你的脚尖一定给我踏坏了。”

拜云噗地笑道：“这可不是豆腐做的，哪里就会踏坏？萍妹，你这样急地到哪里去？”

寄萍眸珠一转，笑道：“你问我这话，我又要怪你不好了。因为你这样迟还不回来，我来等你的呀。”

拜云“哦”了一声道：“这个妹妹真对不起，那么我们到上房去吧。”说着挽了她的手。

寄萍道：“我问你，你在哪儿？饭吃了没有啦？”

拜云道：“我和朋友在外面吃的。”

说时，已到上房，江老太和陶老太都坐在沙发上吸烟。寄萍叫道：“姑妈，妈妈，云哥回来了。”

拜云也上前请了安，江老太道：“云儿怎的这样回来？”

拜云道：“和朋友在外面吃了饭。”

寄萍拉着他连连问道：“云哥，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呀？”

拜云因为妈和舅妈都在，不好意思和她说笑，因正经道：“当然男的，哪里来女朋友？”

寄萍呸了一声道：“云哥骗我，我不信。你说到底是什么？”

拜云被她缠着，只好对她憨憨地笑。

江老太笑道：“这可了不得，这妮子痴了，现在都叫你管得这么紧，往后云儿怎么办呢？”

陶老太和拜云听了，也都笑。寄萍滴溜乌圆的眸珠呆望着江老太，怔怔道：“妈妈，你们笑什么？我不能问的吗？”

大家听她这样说，益发大笑起来。寄萍愣住了一会子，忽然红晕了脸，似懂非懂地嗔道：“你们都笑我，我不高兴了。”说着，把脚一顿，便逃到自己的房中去。害得陶老太和江老太都笑弯腰，拜

云站在旁边也没意思，便回身到书房里，放了书本，在旁边研究一回。忽听背后一阵笑声，拜云回过头去，见是寄萍，因拉过她手笑道：“我问你，你才儿说不高兴，现在可又高兴了？”

寄萍靠近他的身怀，微咬着嘴唇道：“我不懂你们为什么都笑我，云哥，你告诉我吧。”

拜云笑道：“这也不用我告诉，你往后自然会明白的。”

寄萍道：“那么你到底和谁在一块儿吃饭？”

拜云“咦”了一声道：“朋友，朋友，你难道还没听清楚吗？”

寄萍道：“朋友我知道，是不是……”说到这里，哧哧一笑，便道，“不问了，回头又叫你们笑。云哥，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好吗？”

拜云道：“你要到哪儿去玩？”

寄萍走到对面椅上坐下，笑道：“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心思玩吗？我们坐着谈谈得了。”

拜云笑道：“前后都是你说的。我们坐着谈谈也好。我问你，校中学生多吗？”

寄萍道：“我们一级里有四五十个，她们都比我大。我人算最小，她们都叫我小妹妹。”

拜云道：“妹妹真太聪敏，像你这样年龄，能够在高中里能有几个呢？”

寄萍道：“只怕活不长命。”

拜云忙笑道：“你又讲痴话了。你爹妈只有你一个，你怎能够不长命呢？”

寄萍听了，却不回答，望着他憨憨地笑，忽然站起来道：“我记得了，我还得去练习一下三角几何。”说着，便自管奔出室去。

拜云待她走后，一时室中又感到冷静十分，把书本合上，静静地想：表妹原是可可爱，但究竟年龄太轻，和我整整相差七年，处处孩气未脱，我是只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她是一颗的纯洁的童心，当然一切更不用避什么嫌疑。密司倩倩她虽然很倾心我，但似乎太

浪漫，而且追求她的人也太多，容易被人妒忌。不知怎么，一时他竟会想起那个卖花姑娘。她倒是个十足的北平人，说话清脆动听，容貌也可以说是个好模样，要是给她好好地装饰起来，也许比倩倩还强。但转念一想，自己真也痴得可怜，一个卖花的姑娘，阶级上相差太远，这倒还在其次，第一便是知识的缺乏，要和她谈起爱情来，这未免是太笑话。想到这里，自己也就忍俊不禁。

拜云伏在桌上胡思乱想，一会儿好像自己和倩倩已在国泰戏院里，倩倩对待自己是热情得了不得，两人已经订了婚，拥抱着接吻；一会儿又忽见那个卖花姑娘，望着自己憨憨地笑，似乎含有无限的柔情蜜意。拜云情不自禁，赶步上去，将她的柔荑握住，正欲动问，忽见那卖花姑娘早已变作了表妹江寄萍，拜云恍惚间听她说道：“云哥，你已订了婚，几时大喜呀？咱们是要喝哩。”

拜云见她意态，眼皮儿红红的，似乎要哭的神气，自己也觉有些对不住她。表妹是天真可爱的，她是常常地关心自己，我真有些悔不该和韩倩倩订婚。但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呢？这时候忽然又有人来喊道：“表少爷，不好了，我们小姐快要死了，你快去瞧瞧。”

果然拜云好像已在寄萍的床边，寄萍淌着泪道：“我原说只怕命不长，现在果然这样了。”

拜云心似刀割，悲痛得了不得，偎着寄萍哭起来。但是一会儿好像死的并不是寄萍，说是那个卖花姑娘。拜云疑惑不定，头脑实在有些缠不清，糊糊涂涂自己又好像在一个墓前，也不知是寄萍死了，还是那卖花姑娘死了，似乎还不十分明白，胸中只觉得无限沉痛，他忍不住呜呜咽咽哭起来。忽听有人在他耳边低低叫道：“云哥，云哥，你怎么啦？快醒来呀！”

拜云被她叫醒，两手揉着眼睛，回头见叫自己的正是寄萍，一时便猛可把她抱住。寄萍却咯咯地笑道：“你哭得好伤心，到底梦见了什么呀？”

拜云一瞧室中，已是上了灯，细想梦境，大半已经模糊。听她

问着，便笑答道：“我梦中被妹妹打了呀。”

寄萍啐他一口，一面又把手指在自己脸颊上划着，笑道：“你瞧你自己的颊上，还带着眼泪呢，羞也不羞？”说着，把纤指在他脸上一抹，果然抹下一滴泪水来。拜云一面拿手帕擦脸，一面捧过她的小脸，要吻她香。寄萍不依，哧哧笑着便逃到对面沙发上去，瞅着他道：“云哥，你这一回打盹，时候真不少。我才出去，还只三点左右，我把功课完毕，早已上灯时分。我想你怎么不出来，所以又进来瞧你，谁知室中一片漆黑，扭亮电灯，方才知道你伏在桌上打盹，睡得甜蜜得很，想来滋味一定很好。我正想和你开个玩笑，不料你忽然大哭起来，倒被吓一大跳。你说我打你，这我不信，我怎么会打你呢？就算真的我打你，你也不见得会哭呀。”

拜云听她絮絮地说了一大套，倒也给她说得笑了，道：“妹妹这话不错，就算你打我，我也不会哭的。”

寄萍跳着笑道：“那你究竟梦见什么？”

拜云道：“梦里的事情，糊里糊涂的，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妹妹问我到底梦见什么，我实在回答不出。”说着，两手向上一伸，又连连打呵欠道，“真的时候睡得不少，我只觉得一忽儿，怎么天就黑暗了？”

寄萍道：“亏你还说得出。你功课有舒齐没了？”

拜云舌儿一伸道：“你这位女教授就厉害。”

寄萍咯咯地笑弯了腰，然后又在他对面坐下，正经道：“那么你自管干你的，我不来缠你了。”说着，便在写字台旁随手拿过一本画报，翻着瞧看。拜云因也翻开书本，但是看不到一页，那脑中又要想梦境了。难道表妹真会不长命吗？偷眼向寄萍望去，只见她乌圆的眸珠完全注意画片上，雪白牙齿微咬着嘴唇皮子，倒正在瞧得出神。拜云心想：我听老年人说，梦境中的事和现实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表妹倒是长命百岁呢。想到这里，又觉好笑，想这种都是无稽之谈，梦境中事更是不足为信。照情理上讲起来，有所思必有所梦，

都是刚才表妹自己说得不好，我因颇觉感触，所以有这个梦，哪里可以信以为真？

拜云这样一想，也就不再疑惑。这时忽见室外奔进一个雏鬟，向两人叫道：“表少爷，萍小姐，老爷回来了，请你们用晚饭去。”

寄萍抬头道：“樱儿，老爷才回来吗？”

樱儿道：“好一会儿了。”

拜云把书合上，笑道：“夜里再干吧。”

寄萍哧哧一笑，两人遂携手到饭厅里去。

次日拜云和寄萍依然各自到学校，拜云将走到吕班路的时候，只见那个卖花的女郎又在那里出现了。她今天穿着一套青布的袄裤，头上裹着巾衣，衣服虽不十分新鲜，却也相当清洁。见了自己，似乎有些儿怕羞，但她终于慢慢地迎过来，向拜云轻轻道：“昨天我还没有谢谢先生，你就走了。”

拜云笑道：“这些儿是不用谢的。姑娘倒是起得很早。”

她微微叹口气道：“像我们这样人家，不起得早，哪里还有饭吃。”

拜云点头道：“这也说得是，今天我再买你一朵。”

说时，在袋内摸出一个双毛的法币。她把篮子提起，拣了一朵最鲜艳的花儿，交给拜云。拜云也把法币放在她的手里。因为放下去时是太急促一些，所以两手便猛可地一碰，拜云就感到她的手不但是白嫩，而且是细腻，真好像是柔若无骨，实在不像贫苦人家的女儿，心里觉得有些奇怪。她却又叫道：“先生，这钱太多了。”说到这里，脸儿一红道，“我才出来，找不出铜子呢。”

拜云笑道：“找不出就别找了，我也没有零碎铜子。”

她把眼皮低垂着，柔顺地向拜云望了一会儿。拜云知道她一定是很感激自己，很想知道她一些身世，但是怎样向她开口问呢？或许人家不愿回答，被她碰个钉子，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吗？但是老这样站着，岂不被人笑话？因望了一下手表，向她笑着点一点头，遂